

关于李公麟《五马图》的问题

——访日看画纪闻之一

王连起

内容提要 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是中国古代绘画中极少数最著名的杰作之一。此前的研究者大多认为，此卷虽无作者款识，但图中五马与卷上黄庭坚题均为真迹，卷后黄庭坚、曾纮题跋即为此件《五马图》所作，且画作原为淡设色。笔者经过认真阅看真迹原件并考诸文献，提出新的看法，认为五马中的前四马确为李公麟真迹，第五马“满川花”则并非原作，而是在流传过程中被调包而补配；卷上的黄庭坚题字为伪作；卷后黄庭坚、曾纮题跋为真迹，但黄庭坚题名存有疑问；此图原为墨笔白描，现有的色彩系明人所加。

关键词 李公麟 《五马图》 黄庭坚 曾纮 题跋

李公麟(1049—1106)字伯时，号龙眠居士，安徽舒城人。宋神宗三年进士，一生仕途不畅，屈沉下僚，却是北宋最杰出的画家之一。其实，李公麟是有多方面才能的，《宣和画谱》说他“平生所长，其文章则有建安风格，书体则如晋宋间人，画则追顾、陆。至于辨钟鼎古器，博闻强识，当世无与伦比”^①，这些却几乎都被画名所掩。其论画云：“吾为画，如骚人赋诗，吟咏情性而已。奈何世人不察，徒欲供玩好耶？”^②这同苏轼所认为的，文人画“能文而不求举，善画而不求售，文以达吾心，画以适吾意”^③，是高度一致的。

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是中国古代绘画中极少数最著名的杰作之一，离开祖国已经百年，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只能从影印本看到。2019年初，此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，据观看者讲，在展柜前能停留的时间极有限，日本朋友说我应当去看，我便说还是希望能在库房看。之后富田淳先生专门告知，此图将在京都的一个文物修复所重新装裱，需要较长时间，如果能在11月24日前到日本，他会陪我去看。2019年11月23日下午，我在富田先生、锅岛稻子女士和卢慧纹女士的陪同下，纤尘不隔地仔细阅看了这一旷世名作。不能不说，看真迹是再好的影印本都不能比拟的，即便是看展出，

① (宋)佚名著，王群栗点校《宣和画谱》卷七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76—77页。

② 前揭(宋)佚名著，王群栗点校《宣和画谱》卷七，第76页。

③ (宋)苏轼撰，(明)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《苏轼文集》卷七〇《书朱象先画后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211页。

其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，更不用说著录、文章的描绘了。

一般说法，五马是宋哲宗元祐初年御厩天驷监中的五匹名马：凤头驄、锦膊驄、好头赤、照夜白和满川花。牵马者四圉夫、一奚官〔图一至图五〕。前四马还有黄庭坚体小行楷书题马名、产地、年岁、尺寸及进入时间，第五马无题，从著录知道当为满川花。后有黄庭坚题六行，曾纁题十九行。

前辈专家论及此图，基本上都认为五马皆龙眠真迹，虽无作者款识，但有黄山谷题（前四匹），山谷题亦被认为真迹，卷后山谷、曾纁题，也是跋此五马图者，并称此图为淡设色。上述观点，同没能目睹真迹原件而以影印本观看，有直接的关系。

本人认真阅看原作并考诸文献，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同，具体为：

- （一）五马中前四匹为龙眠真迹。
 - （二）第五马当为满川花，非龙眠原作，应是补配的。
 - （三）前四马黄庭坚题字是伪书。
 - （四）图后黄庭坚、曾纁题为真迹。
- 但山谷题名黄鲁直书却让人生疑。
- （五）此卷原为墨笔白描，图上的颜色应当是后加的。

下面就对上述观点，谈谈我的根据和理由。

先讲人物。《宣和画谱》讲李公麟“尤工人物，能分别状貌，使人望而知其廊庙、馆阁、山林、草野、闾阎、藏获、

〔图一〕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之凤头驄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采自日本国立文化财机构藏品综合检索系统
https://colbase.nich.go.jp/collection_items/tnm/TA-694?locale=ja
本文所引《五马图》均采自此系统，下不赘述



〔图二〕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之锦膊驄



〔图三〕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之好头赤



〔图四〕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之照夜白



〔图五〕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之满川花



台舆、皂隶……非若世俗画工，混为一律，贵贱妍丑，止以肥红瘦黑分之”^{〔1〕}。对照原迹，从前四图看，上述所记当属不虚。不仅服饰有别，相貌特征、肤色、神态都能看出其地域人种的差别。四人确如所评，面貌、表情、神态各异而又栩栩如生。前四图人物相貌，在古画中几乎找不出相似者，而又让人感到确有其人，甚至是似曾相识！联系到相貌服饰，可知是属于不同的民族。至于李公麟画马，《宣和画谱》称他“大率学韩幹，略有损增”^{〔2〕}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苏轼、黄庭坚也都曾言及。苏轼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》，从诗题看，当是讲李公麟收藏的韩幹马。但诗却说“忽见伯时画天马”^{〔3〕}。这说明，李公麟是临韩幹马，但其所临与韩马是有明显区别的。所以苏轼涉及韩幹，引杜甫诗“幹惟画肉不画骨”以示李马与韩马的区别。黄庭坚和诗亦云：“曹霸弟子沙苑丞，喜作肥马人笑之。李侯论幹独不尔，妙画骨相遗毛皮。”^{〔4〕}对于《宣和画谱》说龙眠学韩幹是“大率”“损增”，也就是山谷诗中的“领略古法生新奇”。即有师韩“古法”的成分，但主要是“生新奇”的创新。与存世韩

幹画马比较（只有《牧放图》《照夜白》尚存形模）〔图六〕可见，韩马肥硕而李马矫健，当是跳出韩幹画马影响而有写生成分的艺术创造。《宣和画谱》记李公麟：“尝写骐驎院御马，如西域于阗所贡好头赤、锦膊骢之类，写貌至多，至国人恳请，恐并为神物取去。”^{〔5〕}言其似真的程度到了摄神夺魄，无论人马都是一笔成型，造型准确，而且形神兼备。遍观历代画马的存世之作，其艺术水平之高，舍龙眠无第二人，所以

〔1〕 前揭（宋）佚名著，王群栗点校《宣和画谱》卷七，第75页。

〔2〕 前揭（宋）佚名著，王群栗点校《宣和画谱》卷七，第75页。

〔3〕 （宋）苏轼撰，（清）王文诰辑注，孔凡礼点校《苏轼诗集》卷二八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504页。

〔4〕 （宋）黄庭坚撰，刘尚荣点校《黄庭坚诗集注》卷七《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幹马因论伯时画天马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255—256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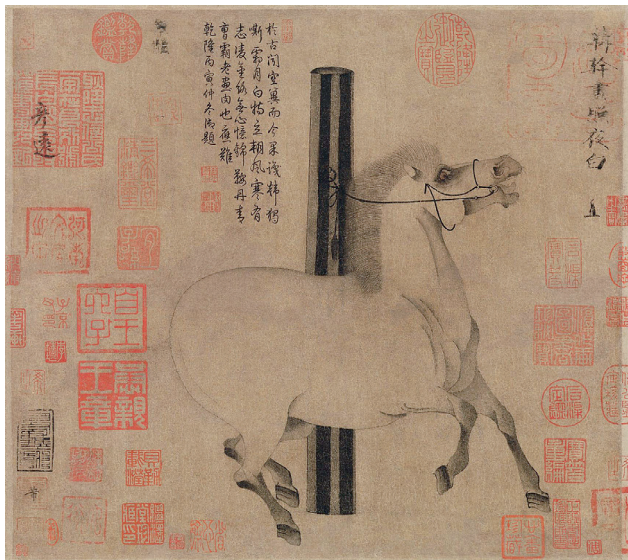
〔5〕 前揭（宋）佚名著，王群栗点校《宣和画谱》卷七，第76页。

〔图六〕存世传为韩幹的马图

1. (传)唐韩幹《牧马图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 Data专区
2. (传)唐韩幹《照夜白图》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采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Open Access专区



1



2

应当是龙眠的真迹。

下面讨论满川花的问题。

现场看全卷，首先发现的明显区别是，五马中的前四马后，各有黄山谷体小行楷题二行，现抄录如下：

右一匹，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左骊驥院收于閩国进到凤头驄，八岁，五尺四寸。

右一匹，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，左骊驥院收董璪进到锦膊驄，八岁，四尺六寸。

右一匹，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，于左天驷监揀中秦马好头赤，九岁，四尺六寸。

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，温溪心进照夜白。

最后一图无题，从著录可知为满川花，同前四图比，此图没有设色(见图五)。图上乾隆“御识”云：“前四马皆著其名与所从来，而此独逸，岂即曾紆跋中所称满川花耶？要非天闲名种，不得入伯时腕下，当是后人窜取题识真迹，别为之图，以炫观者，是以并公麟姓名割去，楮尾更无余地，亦其证也。御笔。”

这段话说明得很明白。马本身“要非天闲名种，不得入伯时腕下”，认为是真迹，而“题识真迹”“并李公麟姓名割去”配上“别为之图”的伪作，骗人去了。但实际上，此卷中的满川花，亦非真迹。如果单独看此图，画得已经很不错了。从全卷对比，则可以发现其画法、风格、艺术特点，特别是艺术水平的差距，甚至纸墨的时代气息，也是有明显区别的。前文已对四图人马都做了评述：讲人是“在古画中几乎找不出相似者”，而此图奚官的面貌，很容易在宋元画中找到相似者〔图七〕。马，前四图是跳出韩幹画马影响的写生创造，而满川花却能明显看出学韩马的特征。无论人与马，都有显而易见的程式化倾向，艺术水平也有高下之分。从马的缰绳辔头可见真实与平板的区别，前四马是双线虚和，后一匹则墨道僵死，

〔图七〕《五马图》中的圉夫与奚官

1. 凤头骢 2. 锦膊骢 3. 好头赤 4. 照夜白 5. 满川花



马脖处倒是双线，却又明显不成比例〔图八〕。从鬃毛马尾线描亦可见功力不同于前四马，前四马除照夜白马尾虬曲有致外，其他都是丝丝不乱，同满川花的粗细不均而显潦草明显不同〔图九〕。尤其是马的眼睛，前四马虚和

自然，而满川花画得明显有呆板之嫌，尤其是左眼眼球，真怕它掉出来（见图八）！联系到图后没有黄山谷题字，可以肯定，此图当是被调包补配的伪作，因为原图确实曾有黄山谷题的。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：“王子庆芝号井西所藏……《李伯时五马图》，并列其名于后云：……”前四马题前已经抄录。满川花列第四，在好头赤后、照夜白前，曰：“一正，元祐三年正月上元□□□进满川花。”^{〔1〕}由此可知，同前四幅相似，山谷题及原作皆被移去。但其录并无乾隆所说的“公麟姓名”。

下面谈此图黄山谷题的问题。

山谷书自称早年学周越，又说“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”^{〔2〕}，实际上结字深受柳公权书影响，中宫紧收，最推崇《瘞鹤铭》，笔画外放，用笔意在擒纵。章法行间宽绰而字间紧密，所以笔画多取横势，尤其大字，以战制劲宕之笔左右延伸，起伏郁勃，甚得《瘞鹤铭》舒展浩逸而矫健的神髓。而小字行楷书还受到苏东坡影响。东坡尝言：“黄鲁直学吾书，辄以书名于时。”^{〔3〕}结体亦取横势，却因空间有限，笔力不能展，笔势不得伸，而显得有局促不平的欹侧之态。而《五马图》中四马之题只有照夜白字距稍似，尚见山谷书形模，但水平同其他三马基本一致〔图十：1—4〕：结体平正松散，字间亦不紧结，笔画稚嫩扁薄，全无山谷书的沉着劲健。而且前两马之题两行字间还有接缝。元祐初年，山谷龙眼都在馆阁，难道龙眼作画，还找不到能容下山谷题字两行的纸张吗？这两题两行字的字体，水准亦有区别。只是水平都与山谷有明显区别，所以也就置而不论了。

黄小峰先生曾详细考证五马的履历问题及与此图题识得种种不相符^{〔4〕}。这为研究李公麟画马问题

〔1〕（宋）周密撰，邓子勉点校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，中华书局，2018年，第268页。

〔2〕（宋）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二八，中华书局，2021年，第699页。

〔3〕前揭（宋）苏轼撰，（明）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《苏轼文集》卷七〇，第2226页。

〔4〕黄小峰《重访〈五马图〉》，《美术研究》2019年第4期。

提供了详实充分的资料，有重要意义。前已论证题识书法之伪，此则证明，题识内容也是编造的，因为有的马根本就没有到汴京。如此，以题识之称照夜白是唐代名马的理由而否定此图的根据，也就成了无矢之的了。而且连带以之为据而定的《五马图》的创作时间为元祐初年也都有问题^①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就是黄文发现了关于《五马图》的问题那么多，却没有依之而断五马图为伪。这应当同作者认识到绘画不是文献的注解，而是有各种原因和动机以及不同的审美灵感支配的艺术创作。

最后谈此卷后黄庭坚、曾纮题跋的问题。现将二跋抄录如下〔图十一、图十二〕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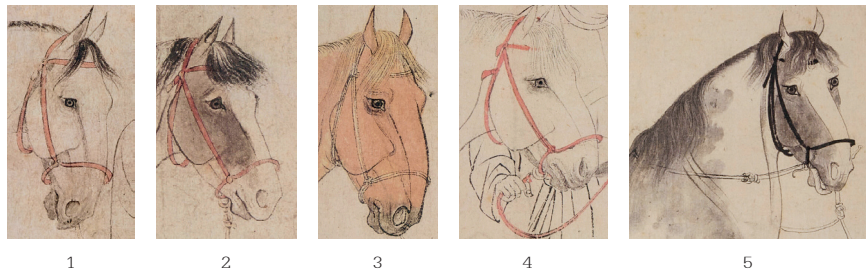
黄庭坚题：

余尝评伯时人物，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。然朝中士大夫，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，仅为喜画所累。余告之曰：伯时丘壑中人，鬻热之声名，傥来之轩冕，此公殊不汲汲也。此马骏骏，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，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。黄鲁直书。

① 但有一证据或可作为此图创作的下限。黄庭坚有《题伯时马》诗，最后两句是“李侯今病废右臂，此图笔妙今无价”，后注“元祐三年秘书省作”。元祐三年(1088)李公麟四十岁。当然我们不能以诗中所说的“废右臂”就认为龙眼从此不能画，但起码会有一段停顿的时间。参见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别集卷一，第1328页。

〔图八〕《五马图》中的马首与缰绳

1. 凤头骢 2. 锦膊骢 3. 好头赤 4. 照夜白 5. 满川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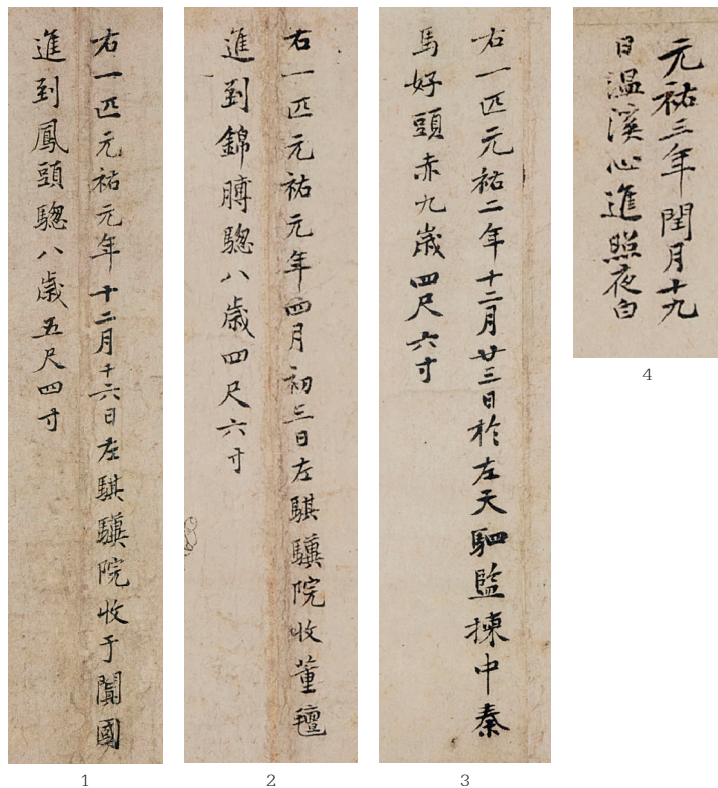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九〕《五马图》中的马尾

1. 凤头骢 2. 锦膊骢 3. 好头赤 4. 照夜白 5. 满川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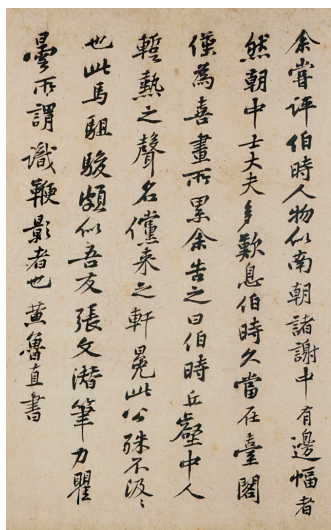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图十〕《五马图》卷上黄庭坚小楷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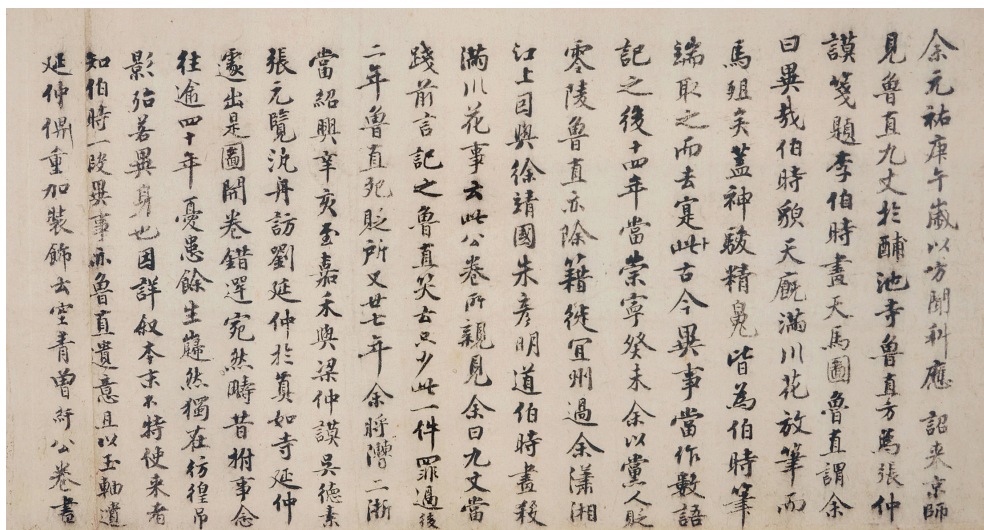
1. 凤头骢 2. 锦膊骢 3. 好头赤 4. 照夜白



〔图十一〕《五马图》卷尾黄庭坚题



〔图十二〕《五马图》卷尾曾纁题



曾纁題：

余元祐庚午(五年, 1090)岁, 以方闻科应诏来京师, 见鲁直九丈于醴池寺。鲁直方为张仲謨签题李伯时画天马图。鲁直谓余曰: “异哉! 伯时貌天厖满川花, 放笔而马殂矣。盖神骏精魄, 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, 此实古今异事。当作数语记之。”后十四年, 当崇宁癸未(二年, 1103), 余以党人贬零陵, 鲁直亦除籍徙宜州, 过余潇湘江上, 因与徐靖国、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, 云: “此公卷所亲见。”余曰: “九丈当践前言记之。”鲁直笑云: “只少此一件罪过。”后二年, 鲁直死贬所。又廿七年, 余将漕二浙。当绍兴辛亥(元年, 1131)至嘉禾, 与梁仲謨、吴德素、张元览泛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, 延仲遽出是图, 开卷错愕, 宛然畴昔。抚事念往, 逾四十年, 忧患余生, 岵然独在! 仿佛吊影, 殆若异身也。因详叙本末, 不特使来者知伯时一段异事, 亦鲁直遗意。且以玉轴遗延仲, 俾加装饰云。空青曾纁公卷书。

黄庭坚跋没有年款, 从后面曾纆跋可知为宋哲宗元祐五年庚午(1090), 山谷时年四十四岁。书法已经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, 大概是因为题好友的画马杰作, 即曾纆跋中所说的“题李伯时画天马图”, 所以此跋写得收敛锋芒, 颇减欹侧, 而显得笔画温润, 结态安详, 无复矜持而笔力劲健, 当为真迹。唯款题“黄鲁直书”四字笔力薄弱, 与跋文的笔法淳正、笔力踏实有别, 与跋书相比字与字间不贯气, 我是有怀疑的。而且山谷书很多是无款的。除去党禁截去者, 当是山谷对自己书法风格鲜明独特的自信, 如《跋黄州寒食诗》《松风阁诗》《廉颇蔺相如传》等。山谷有款题者, 书札多用庭坚, 晚年则署山谷(老人)、涪翁。单用字者只有一件《行书华严经疏》卷〔图十三〕, 或因山谷与禅林的特殊关系, 如果署姓名号就显得生分了。从未见有署“黄鲁直书”者。《南康帖》(致无咎通判札)款“庭坚叩头上”。帖后有无名氏小正书题识一行: “宋翰林太史修神宗实录分宁黄山谷庭坚鲁直书。”〔图十四〕《中国书画全集》卷三六《黄庭坚》“作品考释”的释文将此录于帖文之中, 当然不能作为山谷署款用字之例。

山谷此跋内容，首先为“朝中士大夫”不满伯时“为画所累”辩解，指出伯时轻视声名地位，实际上是不为世俗所累的风流才华都不让古人者。诸谢当指谢灵运、谢朓、谢惠连等人，丘壑指谢鲲。山谷有题《李伯时憩寂图》，可为此跋注脚：“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，流俗人不领，便是语病。伯时一丘一壑，不减古人，谁当作此痴计。子瞻此语是真相知。”¹¹“边幅”“丘壑”，山谷也曾用来称颂东坡。《次韵王炳之惠玉板纸》：“……儒林丈人有苏公，相如子云再生蜀。往时翰墨颇横流，此公归来有边幅。”¹²《题子瞻枯木》：“折冲儒墨阵堂堂，书入颜杨鸿雁行。胸中元自有丘壑，故作老木蟠风霜。”¹³

从跋中“此马驹骏”可知是题画马，但是是题一马而非五马。“驹骏”已然指出是健壮的骏马，而又说“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”。这是一个著名的禅门公案中的话：“世尊因有外道问：‘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’世尊良久。”外道就悟了。阿难不解，问佛，“佛云：‘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’”¹⁴无论是《五灯会元》还是《碧岩录》以及其他灯录公案的记载，都称如来为佛、世尊，而黄山谷却以释迦牟尼祖姓称之，或要表示其对释典之熟悉吧。山谷与禅宗关系甚密，是临济宗黄龙派晦堂祖心禅师的俗家弟子，是入禅门灯录的¹⁵。山谷受禅宗影响，明显见于他的诗文书画的评论中，以书法为例：“余尝评书云：‘字中有笔，如禅家句中有眼。’直须具此眼者，乃能知之。”¹⁶“余尝论近世三家书云：王著如小僧缚律，李建中如讲僧参禅，杨凝式如散僧入圣。”¹⁷但是如来“鞭影”之语是以马喻外道有悟性。而山谷仅取字面的“良马”，体现不出丛林绕道说禅的机锋。这方面，应当是言马两句之间的“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”。张文潜即张耒，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同为苏

〈1〉 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二七，第662页。

〈2〉 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四，第77页。

〈3〉 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九，第19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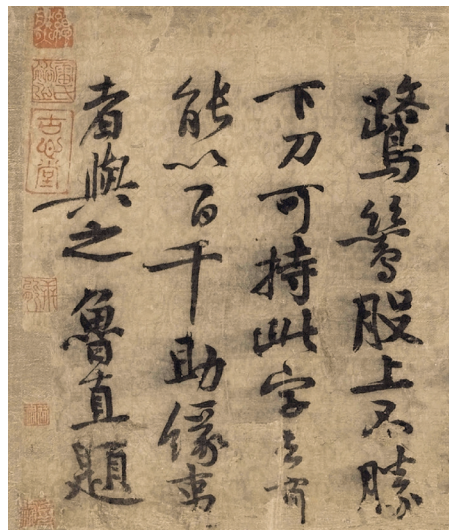
〈4〉 (宋)普济著，苏渊雷点校《五灯会元》卷一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8页。

〈5〉 《五灯会元》卷一七《黄龙心禅师法嗣》下，前三十三位皆著名禅师，至山谷称“太史黄庭坚居士”。参见前揭(宋)普济著，苏渊雷点校《五灯会元》卷一七《黄龙心禅师法嗣》，第1138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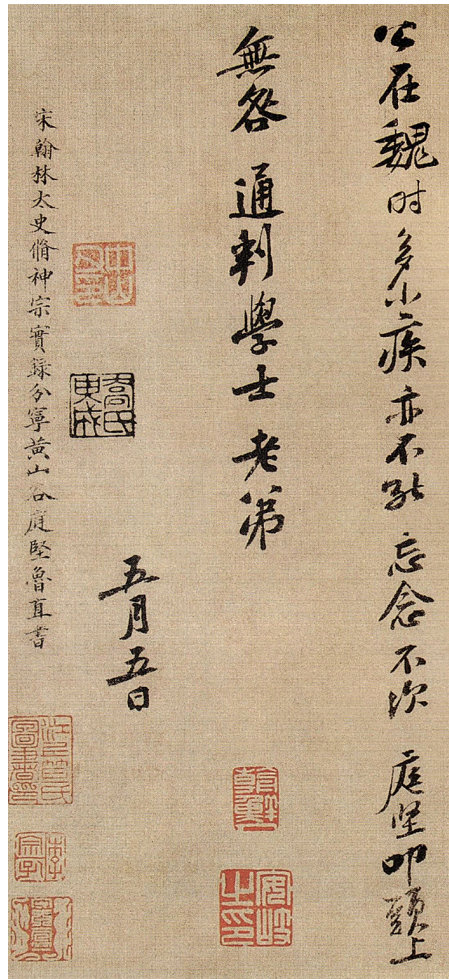
〈6〉 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二七，第649页。

〈7〉 前揭(宋)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二七，第650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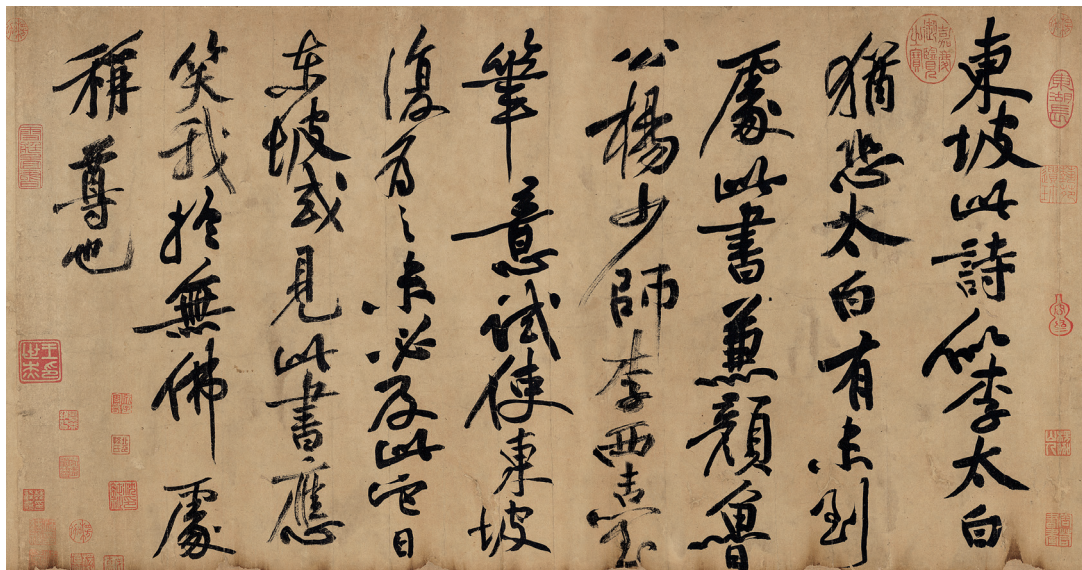
〔图十三〕宋黄庭坚《行书华严经疏》卷(局部)
上海博物馆藏



〔图十四〕宋黄庭坚《南康帖》(局部)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Data专区



〔图十五〕宋黄庭坚《黄州寒食诗跋》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Data专区



门四学士，未闻能画。这种一般人认为没头没脑、不伦不类的话，在禅门语录中却是屡见不鲜的。可惜我辈俗人没有参透的慧根！

还有一件山谷跋东坡《黄州寒食诗》〔图十五〕更为典型，跋书远较本帖字大，已

经让人感到是喧宾夺主，而跋文内容更是目无师尊！前段以李白诗、颜真卿、杨凝式、李建中书，极力夸赞，甚至说“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”，但笔锋一转，都证明只是衬托：“他日东坡或见此书。应笑我无佛处称尊也。”一般认为无佛处称尊是自谦，如赵孟頫跋鲜于枢所临《鹅群帖》：“仆与伯几同学书，伯几过仆远甚，仆极力追之而不可及。伯几已矣，世乃称仆能书，所谓无佛处称尊耳。”^{〔1〕}而山谷跋，东坡尚在世，“他日东坡或见此书”！竟要借东坡口说他是无佛处称尊，就是说东坡不是佛，真真的目空一切！在中国古代，一般儒家士大夫是绝不会有此行为的。山谷入禅深，禅宗公案中，诃佛骂祖，师徒相互打骂，是悟道是机锋。山谷跋如是，正是禅宗的本色。缘于此，对“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”，我也有点“顿悟”了。山谷论诗文：“老杜作诗，退之作文，无一字无来处。”^{〔2〕}所以他作诗，刻意出奇，字敲句打，要“以腐朽为神奇”“点铁成金”。其与张文潜的主张：“文章之于人，有满心而发，肆口而成，不待思虑而工，不待雕琢而丽者，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。”^{〔3〕}可谓截然相反，后者似可以看作是对山谷的直接批评，所以山谷便以禅家行事法以马而喻之，而常人不能理解了。一般说山谷对东坡还是极敬爱的，前已提及例证。但是，对师长不尊，即便为戏言，都可能造成不良影响。这可以从吕本中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体现出来，江西诗派是奉山谷为宗主的。言及诗文传承：“国朝文物大备，穆伯长、尹师鲁始为古文，成于欧阳氏。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。”^{〔4〕}完全无视东坡在“歌诗”（诗词）方面无与伦比的地位。恶

〔1〕（元）赵孟頫撰，钱伟强点校《赵孟頫集》补遗《题伯机临鹅群帖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03页。

〔2〕前揭（宋）黄庭坚著，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正集卷一八，第425页。

〔3〕（宋）张耒撰，李逸安等点校《张耒集》卷四八《贺方回乐府序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755页。

〔4〕（宋）吕本中撰，韩西山辑校《吕居仁文辑·江西诗社宗派图序》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1756页。

劣!所以,元遗山论诗是“论诗宁下涪翁拜,未作江西社里人”,是将山谷与江西诗派分别开来的。无佛处称尊,是由“无佛处作佛”化出。见释惠洪《禅林僧宝传》卷二一驸马都尉李遵勗临终前与慈明禅师的“话头”：“李公曰：‘晚来困倦。’更不答话。公曰：‘无佛处作佛。’李公于是泊然而逝。”¹¹

山谷居士这种禅风,还见于曾纡跋中。他在作此跋时,给曾纡讲了：“伯时貌天厩满川花,放笔而马殂矣。盖神骏精魄,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,此实古今异事。当作数语记之。”后十四年,二人再见面时,还有他人。这位山谷居士“因与徐靖国、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,云：‘此公卷所亲见。’”明明是他自己讲的,此时却说是曾纡亲眼看见的了。这种常人看来是对着当事人当面撒谎的事,在禅门公案中却是常见的机锋展示。所以曾纡让他“践前言记之”。居士是从容应对,“鲁直笑云：只少此一件罪过”,推脱了。看来山谷居士所言伯时画杀满川花事,是禅宗思路活泼无碍的一时附会,当是从王令《韩幹马》诗来的：“……千秋殿下谁把笔,当年人无出幹右。传闻三马同日死,死魄到纸气方就。……”¹²前文言及《宣和画谱》李公麟御马厩写生,“圉人恳请,恐为神物取去”,说明圉人也知道这种传说。这就是山谷居士的化腐朽为神奇吧!《宣和画谱》成书在山谷、龙眠去世后,如有画杀满川花事,当不会不记的。后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录其事,当是其曾著录《五马图》而知山谷的附会故事而传言者¹³。综合看,黄、曾二跋当是题满川花的。当时在张仲谟手。古人将良马或皇家所养之马称为天马。《画继》《图绘宝鉴》都记李公麟用澄心堂纸,因尺幅问题,龙眠画马,当都是单幅一马。山谷题“此马殂骏”可证,或有得到多幅者装为一卷,《五马图》即其一例。《云烟过眼录》记此卷前后皆有乾卦绍兴印、高宗御题,今高宗御题已佚,如果宋高宗题为真迹,则说明五马集于一卷,可以早到南宋初了。同书还著录了一件《伯时天马图》¹⁴,有人认为即曾纡所记的山谷跋张仲谟藏者。但该图后“有王晋卿、苏子瞻和诗在后”,是两不相干的。

曾纡墨迹还有题怀素《自叙帖》[图十六],绍兴二年书,较此跋绍兴辛亥(元年)晚一年。面貌仅略有差别:晚一年楷书工谨,早一年者行书苍率。但其师从来自,结构笔法有相通处,当出于一手。在《自叙帖》跋中,前后亦有拘谨和自然的区别。

最后谈谈《五马图》前四马的设色问题。

我在现场观看原作时,感觉设色是有问题的。由于马上就要重修,之后会有一个检测报告,我是希望经科技手段检测,会涉及到设色问题,但没有,那就只好谈我的直观看法了。当时反复观看,感到颜色应当是后人加的。所有的马都应当是白描,颜色加得胆怯而不自然,各马设色部位并不合理,锦膊骢颜色应施于脖下前腿上方,而画面所见仅施于膝盖和小腿。好头赤顾名思义,当为红色,尤其是头部,但却用的淡赭石。人物只在前二图淡设色,这种不统一只能表明对设色的不自信。第五马补配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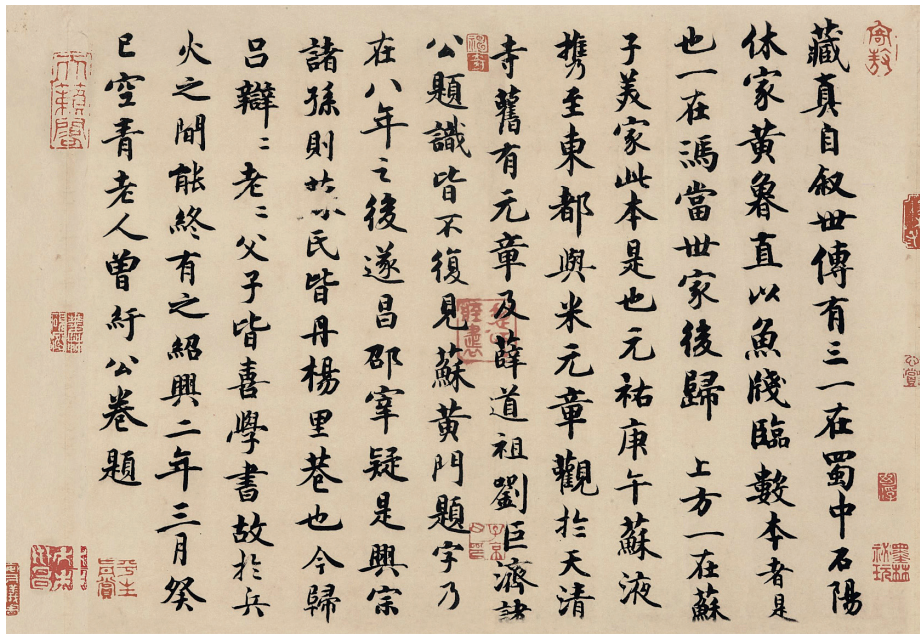
11 (宋)惠洪著,吕有祥点校《禅林僧宝传》卷二一,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4年,第145页。

12 (宋)王令著,沈文倬校点《王令集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87页。

13 (宋)周密撰,孔凡礼点校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上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8页。

14 前揭(宋)周密撰,邓子勉点校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,第268页。

〔图十六〕宋曾纘题怀素《自叙帖》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采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OpenData专区



设色，也可证明原图是没有颜色的。而且李公麟作画不设色是有文献记载的，邓椿《画继》卷三说李公麟平时作画：“多以澄心堂纸为之，不用缣素，不施丹粉，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。”^{〔1〕}汤垕《画鉴》：“画马师韩幹，不为着色，独澄心纸为之。惟临摹古画，用绢素着色。”^{〔2〕}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与上述观点基本相同，因而不再移录。李公麟存世真迹两件，一为本图，纸本白描，一为《临韦偃牧放图》，绢本设色，与

画论所记正相吻合。增加颜色的时间，当不早于明代的穆宗朝(1567—1572)。王世贞《弇州四部稿续稿》卷一六八《清明上河图别本》记《清明上河图》原为细笔白描，“初落墨相家，寻籍入天府，为穆庙所爱，饰以丹青。”孙矿的《书画跋跋》亦云：“穆庙命工加彩饰。”^{〔3〕}同类记载还见于詹景凤等笔下。《五马图》我没有进明内府的资料，但我可以断李公麟画时没有设色。

李公麟绘画，当时就有人能仿，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二记有：“赵广，合肥人，本李伯时家小史。伯时作画，每使侍左右，久之遂善画，尤工作马，几能乱真。建炎中陷贼。贼闻其善画，使图所掳妇人，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，胁以白刃，不从，遂断右手拇指遣去。而广平生实用左手，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，又数年乃死。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，多广笔也。”^{〔4〕}今传世龙眠伪画不少，却无一件赵广伪者，何以知之，盖因没有“几能乱真者也”。

李公麟《五马图》问题，就谈到这里，敬请方家指教。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]

(责任编辑：盛洁)

〔1〕 (宋)邓椿撰，(元)庄肃补遗，王群栗点校《画继 画继补遗》卷三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231页。
〔2〕 (元)汤垕《画鉴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89—90页。
〔3〕 (明)王世贞、(明)孙矿撰，汤志波点校《弇州山人题跋 书画跋跋》，《弇州山人题跋》卷一九，《书画跋跋》续卷三《清明上河图别本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591页。
〔4〕 (宋)陆游撰，李剑雄、刘德权点校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二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8页。